春秋左傳要義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五

隱公六年至十一年

宋 魏 鉏 撰

一和而不盟曰平平後乃盟

六年注和而不盟曰平正義曰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鼭暨齊平傳稱盟于濡上似平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實解怨和好之辭非要盟也彼

自既平之後別為盟耳此與定十年及齊平皆傳無盟事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涖盟平後乃盟知平非盟也

二 渝平傳謂更成服氏謂更為約束結平傳注渝變至更成正義曰渝變也釋言文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變即更之義成則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狐壤以來與鄭不和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服虔云為鄭所獲釋而

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案傳公賂尹氏而與之逃歸非鄭所釋安得釋而結平也

三 唐叔受封九宗五正遂世為晉強家 又見定四年

注翼晉至大夫正義曰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者謂周成王滅唐始封唐叔以懷氏一姓九族乃是先代五官之長子孫賜之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為五行官長今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今云頃父之子嘉父者以頃父舊居職位名號章顯嘉父新為大

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父諸繫父為文者義皆同此也

四 滕非亡於齊景世本服注皆誤

滕侯卒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亡滕案齊景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為君而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

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

五 五等總稱諸侯

傳凡諸至禮經正義曰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總號侯訓君也五等之主雖爵命小異而俱是國君故總稱諸侯也

六 戎朝發幣於公卿如晉詣公府卿寺

注朝而至卿寺正義曰朝於天子獻國之所有亦發陳

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今日者如晉時諸州年終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

七

陳五父歃如忘志不在

歃如忘正義曰歃謂口含血也當歃血之時如似遺忘

物然故注云志不在於飲血也服虔云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盟載之辭在於簡策祝史讀以告神非歃者自誦之何言忘載辭也且忘否在心五父終不自言已忘泄伯安知其忘而譏之

八　宿男卒不名不地以名赴

注元年至備故正義曰於例盟以國地則地主與之元年盟于宿知宿與盟也魯宋俱是微人宿君必不親與知宿亦大夫盟也盟禱雖異俱是告神苟偃之禱先稱

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君名臣盟既稱君名則君薨得以名赴宿君之卒宜以名赴魯今宿男不名自不以名赴非法不得也故引僖二十三年傳例以明之言其赴不以名雖知亦不得書也諸君不親盟而以名赴魯注云大夫盟於某者義皆出此衛冀隆難杜云周人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禱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君名乎杜必為此解者以諱事神謂諱神之名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祖

之類山川之神尊於諸侯故尚書武成告名山大川云有道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

九 許邴各有魯別廟今以近兩易

注成王至之田正義曰成王營邑於洛以為居土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為魯朝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

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亦受祊田以為湯沐之邑祊邑内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祊無所用故欲以祊易許許田近鄭祊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慮將不許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其實廢來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為魯祀周公故云已

廢耳方便遜辭以求於魯也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
分物云取於有闕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
會王之東蒐有闕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
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
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
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内然則朝宿
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為朝王從王巡守主為助
祭祭必浴沐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

十以近許故名許田

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為非則說以為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為非則杜意亦從許慎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為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為名劉君更無所馮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田近許國始名為許以

規杜氏非其義也

十一先配後祖三說杜以楚圍事為据

注鍼子至後祖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為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祗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即去而有啟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為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

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玄以祖為軷道之祭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於鄭乃云先配而後祖寧于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旨滯故杜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

忽先為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識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為忽娶妻先逆而告廟鍼子見而識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

十二 舜以下姓姚胡公始姓嬀

注因其至嬀姓正義曰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居於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嬀氏武王克殷得嬀滿封之於陳是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也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

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姓嬀耳史記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嬀非也

十三 子孫共姓別氏合族

注報之至曰陳正義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為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嚳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同義曰嬀命氏曰陳其事同也

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氏猶家也傳稱盟於子晳氏逐瘈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為氏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

公向魚鱗湯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曰華氏向氏並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為此姓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況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

旨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代尚文欲令子孫相
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亦少惟外姓嫡滿之徒耳賜
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無大功德任其
興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公之同姓蓋亦自氏祖字
其異姓則有舊族可稱不世其祿不須賜也衆仲以天
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命氏據諸侯言耳其王朝大
夫不封為國君者亦當王賜之族何則春秋之世有尹
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侯之臣義無異也此

無駭是卿羽父為之請族蓋為卿乃賜族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為其極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為卿以其位絶等倫其族不復因故身未被賜無族可稱魯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名也或身以才舉暫升卿位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雖為卿竟不賜族羽父為無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華氏知其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由此而言明有竟無族者魯之黨挾柔溺名見於經而其後

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為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為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為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其言自有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晉語稱炎帝姓姜則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云賜姓曰姜者黃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夷更使為一姓之祖耳非復因舊姓也猶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黃帝

姓也

十四　死後賜族乃正法生賜非禮

諸侯至為族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為族也為謚因以為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為之謚因將為族以謚為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為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釋例曰舊說以為大夫有功德者則生賜族

非也至於鄭祭仲為祭封人後升為卿經書祭仲以生
賜族者檢傳既無同華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
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
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為長幼之
字二者皆可以為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為
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為氏尊公
族展氏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即其人也而其後為子人氏不以

仲叔為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為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肹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以字為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為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常言非族

也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為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為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

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肹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其湯伯姬者公子湯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於夫字言湯伯姬湯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耳其公孟彄世本以為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彄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必如劉解生賜族

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玄孫以外爰及異姓有新升為卿君賜之族蓋以此卿之字即為此族案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子計督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

十五 同姓異姓取舊官邑為族皆稟之君

注謂取至時君正義曰舊官謂若晉之士氏舊邑若韓魏趙氏非是君賜則不得為族嫌其居官邑不待公命

故云皆稟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服虔止謂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為證韓與司城非異姓司城又自為樂氏不以司城為族也

十六 震雷之勞歷電是光

九年大雨震電正義曰說文云震勞歷震物者電陰陽激曜也河圖云陰陽相薄為雷陰激陽為電然則震是雷之勞歷電是雷光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勞歷破之雷之甚者為震故何休云震雷也

十七書大雨雪大雨雹與大水不同文

大雨雪正義曰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見雨從天下自上下者因即以雨言之雨螽亦稱為雨故下雪稱雨雪也平原出水為大水直書大水平地尺為大雪不直書大雪而云大雨雪者水從天入地出地乃為多見其在地之多言其出水之大故不言大雨水雪則自天而下即委之於地見其自上而下言其下雪之多故言大雨雪水則俯視雪則仰觀故

立文有異其大雨雹亦與雪同

十八 傳解霖字疑經脫二字

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雹是經脫霖
以二字而妄加雹也

十九 鄭突為三覆以待戎

衷戎師前後繫之盡殪注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
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
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

也正義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殪死也釋詁文

十二 史疾鞏專進故去公子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注公子鞏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正義曰傳稱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命也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時史疾其專進故貶去公子義與氏同故以氏言之

二十一 克師衆而易亦曰取三國伐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正義曰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但取者雖據克易之文其克得師衆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注云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

二十二 留戴聲相近故漢於戴國立留縣

地理志云梁國留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

者留戴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傚載為熾留是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留縣於晉屬陳留

二十三 饔餼相見致大禮杜意止謂牲饌注勞者至王爵正義曰聘禮賓至於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覿禮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周禮司儀曰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皆不言以饔餼勞案禮饔餼乃是既相見致大禮不應於郊以設之杜意蓋以熟食曰饔生牲曰餼以勞客於郊必有牲饌故以饔餼言之

非謂大禮之饔餼也勞禮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凡近郊勞皆君自行遠郊使卿竟首使大夫掌客又云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侯伯四積子男三積是賓入竟之後有致積禮積雖是牽亦或有熟或在郊致積故謂之郊勞沈依聘禮注其郊之遠近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二十四 十有一年十下言有

十有一年至來朝正義曰十下言有者于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畧故傳不言有

二十五

許始封及遷滅改易

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從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

當戰國初楚滅之地理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作相改曰許昌

二十六 有直書弒君有諱國惡

注實弒至諱也正義曰他君見弒則書弒魯君見弒則書薨公薨例皆地此公又不地故解之言魯史策所諱也不忍言君之見弒又不忍言其僵尸之處諱而不書故夫子因之傳不言書曰知是舊史諱之也董狐書趙

盾弑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書君弑則是史之不良夫子
不改其文而因之者或心實愛君為諱愆過
或志在疾惡故章賊名雖事跡不同而俱是為國聖賢
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途僖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
仲尼之善董狐知為史必須直也以丘明之禮諱知為
史又當諱也釋例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微諫見志
造膝詭辭執其是而諫其非不必其得益匡救將然而
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

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劫君而自刖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録而善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殷有三仁此之謂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徒俱實見弑而卒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非獨魯史也

二十七　薛奚仲史封後不知誰滅

薛魯國薛縣正義曰譜云薛任姓黄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

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為諸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為伯獻公始與魯同名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於邳湯相仲虺居之

二十八 庶姓異姓同姓之別

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玄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者也是庶姓非同姓也

二十九 周先同姓雖有異姓亦曰宗盟

周之至為後正義曰賈逵以宗為尊服虔以宗盟為同
宗之盟孫毓以為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
盟杜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
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
矣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
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
共奨王室未聞離遂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
先叙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謂之宗盟魯人之為此

言見其重宗之義執其宗盟之文即云無與異姓然則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復言族燕不得有異姓也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此之謂也異姓為後者謂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耳其春秋之世狎主齊盟者則不復先姬姓也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是用王命而盟也召陵之會劉子在焉故祝佗引踐土為比為有王官故也宋之盟楚屈建先於趙武明是大國在前不先姬姓若姬姓常先則楚不得競也

且言周之宗盟是唯周乃然故釋例曰斤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是言餘盟不先姬姓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故鄭康成注禮記云朝覲爵同同位若然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玄云言諸侯明來朝者衆矣顧其父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若如此言則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實以爵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

不同先同姓也禮記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内三公中
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
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
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觀禮於方明之壇鄭言諸侯見
王之位亦引明堂位為說是則諸侯總見皆以爵為班
雖不分別同姓異姓其受禮之時爵同者猶先同姓也
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
言宗盟耳取重宗之事以喻已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朝於彼國自可下主國之宗諸侯聚盟不肯先盟主之宗也

三十一 世本任姓十國

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

三十一 廟內授車未駕故手挾以走輈

挾輈以走正義曰廟內授車未有馬駕故手挾以走輈轅也方言云楚衛謂轅為輈服虔云考叔挾車轅篦馬

而走古者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若馬已在轅不可復挾且箠馬而走非捷步所及子都豈復乘車逐之

三十二 道方九軌曰達劉炫謂九道交出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說爾雅者皆以為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規過以達為

九道交出也今以為道方九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達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又除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內獨有其涂故傳於鄭國每言達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達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達路劉君以為國國皆有達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

三十三 鍼狐靈姑鉏蜂旗皆不可曉

周禮諸侯建旂孤卿建旜而左傳鄭有鍼弧齊有靈姑鉏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有蜂旗卿之旗也其名當時為之其義不可知也

三十四 叔段餬口四方

莊公之弟逃於四方故知唯是共叔段也說文云餬寄食也以此傳言餬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昭七年傳云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釋言云餬饘也則餬是饘粥

別名今人以薄粥塗物謂之餬紙餬帛則餬者以粥食口之名

三十五

新鄭河南舊鄭京兆

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鄭也且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也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為桓公

謀取虢鄶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鄶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鄶之地然則傳云先君新邑於此謂武公始居此也史記鄭世家稱虢鄶自分十邑獻於桓公桓公竟國之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獻邑也馬遷之言皆謬矣昭十六年傳子產謂韓宣子曰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以文殺此地而共處之者謂寄帑與賄之時商人即與俱行耳非桓公身至新鄭

三十六

主四岳故稱大岳許其後

周語稱共工伯鯀二者皆黃炎之後言鯀為黃帝之後共工為炎帝之後炎帝則神農之別號周語又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以此知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大

岳許國是其後也

三十七 盟詛例用一牲非三物並用

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疾射頴考叔者令卒及行間祝詛之欲使神殺之也一卒之內已用一豭又更令一行之間或用雞或用犬重祝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例用一牲不用二也豭謂豕之壯者爾雅釋獸豕牝曰豝豝者是牝知豭者是牡祭祀例不用牝且宋人謂宋朝為艾豭明以雄猪喻

也

三十八 息姬姓不知始封

世本息國姬姓此息侯伐鄭書其不親親知與鄭國同姬姓也莊十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其初則不知誰之子何時封也地理志汝南郡有新息縣故息國也

三十九 他國事來告則書不告則否

凡諸至于策正義曰此傳雖因宋不告敗而發此例其言諸侯有命非獨為被伐之命故注云命者國之大事

政令也謂諸是大事崩卒會盟戰伐克取君臣乖離水
火災害經書他國之事皆是來告則書不告則否來告
則書者或彼以實告或彼以虛告因其虛言而記之立文褒貶竟示善惡雖復依告者多不
必盡皆依告衛獻公之出奔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名在諸侯之策及其書經則云衛侯出奔齊如此之
類是改告辭也晉人之敗秦也傳稱潛師夜起以敗秦
于令狐秦實未陳不與晉戰晉人諱背前言妄以戰告

及其書經乃言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如此之類是因
虛言也雖復或因其虛或改其實終是歸於勸戒得告
乃書也不然則否者雖復傳聞行言實知其事但非故
遣來告知亦不書所以慎謬誤辟不審若楚滅六夔臧
文仲歎而為言魯非不知但無命來告故不書也師出
臧否亦如之者傳因被兵發例嫌出師伐人不必須告
故重明之雖及滅國者既據侵伐發例又嫌滅國事重
不待告命故更明之言不書于策者明告命大事皆書

於國史正策以見仲尼修定悉因正策之文

四十 諸侯三卿無大宰羽父求特置

周禮天子六卿天官為大宰諸侯則幷六為三而兼為

職焉昭四年傳稱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

空則魯之三卿無大宰也羽父名見於經已是卿矣而

復求大宰益欲令魯特置此官以榮己耳以後更無大

宰知魯竟不立之

四十一 誅寫氏則非其罪舍則無罪

注欲以至無據正義曰劉炫云欲以弑君之罪加寫氏則君非寫氏所弑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汙其宮也傳言此者進退無據進誅寫氏則實非寫氏弑君退舍寫氏則無弑君之人是其進退無據也討寫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總誅之

外卿無去族之理鄭宛未賜族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注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正義曰內卿貶則去族外卿貶則稱人外無去族之理今

宛無族傳無識文故知未賜族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六

宋 魏了翁 撰

桓公元年至二年

一以顧命準諸侯則嗣子位定於初喪

元年注嗣子至備矣正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齊侯呂伋以干戈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天子初

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朝因即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于廟今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不假踰

年方行即位猶如晉厲被弒悼公即位改元今桓雖實篡立歸罪寫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立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篡也

二 鄭祀周公魯取祊田祊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傳注魯不至易也正義曰祊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為文故傳言為周公祊故解經璧假之言也注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

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祊易許乃稱以璧假用祊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何則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為隱諱故也

三 詩頌居常與許益許田復歸

此時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益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讙及闡及其歸也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書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

四 孔父嘉為孔子六世祖

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為防叔防叔生伯夏

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為孔子六世祖

五

稱督以弒罪督孔父稱名責之

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為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為名言若齊侯禄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既是名孔則為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益孔

父先世以孔為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
郭敝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
又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
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弒
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
妄為規過非也

六 周公稱大廟

禮記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

七　凡盟不書至皆不告廟

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

八　傳或託言君子或特稱仲尼

諸傳言君子者或當時賢者或指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託諸賢者期於明理而已不復曲為義例唯河

陽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
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君子君子者言其可以居
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也此言先書弒君則是仲尼
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非
獨仲尼也又二年會稷成宋亂見後

九 釋清廟茅屋之義

冬官考工記有葺屋苫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苫傳言
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

位曰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刻桷達鄉反玷出尊崇玷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畫文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者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為覆蓋猶童子垂髮及敝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存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尊祖之尊貌享祭之所嚴其舍守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之

大稱詩頌清廟祀文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十 大路賜車總名越席示儉

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為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為路大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

玉路為大故杜以玉路為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為席置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多矣注者皆觀文為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綴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為玉金象以飾車以其偏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注皆以為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玉路不可以賜故知皆金路

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蟜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例以所賜穆叔子蟜當是草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為賜車之總名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為一物豈清廟與茅屋又為別乎故杜以大路為玉路於玉路而施越席是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玉路雖

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異義以大路為木路妄規杜氏非也

十一 大羹不致粢食不鬯黍

釋草云粢稷舍人曰粢一名稷稷粟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粢士虞記云明齊鄭云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然則粢是稷之別名但稷是諸穀之長粢亦諸穀總名周禮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鄭玄云六粢謂黍稷稻粱麥苽是諸穀皆名粢也祭祀用穀黍稷為多故云黍稷

曰粢飯謂之食傳云粢食不鑿謂以黍稷為飯不使細也九章算術粟率五十鑿二十四言粟五斗為米二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羹涪所以敬尸

十二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

注衮畫至持簿正義曰畫衣謂畫龍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衮是玄衣而畫以衮龍衮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

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
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
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
考工記畫繢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剌之
故鄭玄禮注及詩箋皆云衣繢而裳繡以此知袞是畫
文故云袞畫衣也袞衣以下章數鄭玄注司服云有虞
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畫於旗又登

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毛毳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冕者首服之大

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闕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

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闕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繅前後各十二斿斿有五采玉十有二鶩冕前後九斿毳冕前後七斿希冕前後五斿

玄冕前後三旂旂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繅前後九旂旂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旂旂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其旂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蒲韠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

韋為之故云蔽韋韠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蔽韠之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為網罟以佃以漁則田漁而食伏羲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因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易繫詞曰黃帝堯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黃帝始也垂衣裳
服布帛初必始於黃帝其存斁滕之象未知始自何代
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斁言舜始作斁也尊祭服
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黻者易云
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韍者案士冠禮士服
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冕為主非冕謂之
他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黻為韋韠黻之與韠祭服他
服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之韠云韠君

朱大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韠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為之
凡韠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韠直色辨而
已無他飾也其皺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皺
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玄云皺冕之韠也舜始作之
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
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
而下卿大夫山士黼韋而已是說皺之飾也玉藻曰韠
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韠之制也記傳更無敝制皆是韠義明其制與韠同經傳作蔽或作敷或作芾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蔽如今敝膝戰國連兵以敷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敷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敷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為紱者天子之笏以玉為之故云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

日是有玉笏之文也禮之有笏者王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宓見太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王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

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為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為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詘前後皆方正也荼謂舒懦所畏在前也圜殺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首末皆圜前後皆讓

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斑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斑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笏者益諸侯以下度分皆然也

十三 帶謂革帶幅若行縢注帶革至複履正義曰下有鞸是紳帶知此帶為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鞸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是有革事故用革為帶

帶為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縢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縢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其脛自足至縢縢訓繩也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然則行而繩足故名行縢邪纏束之故名邪幅鳥者屨之小別鄭玄周禮屨人注云複下曰鳥禪下曰屨然則鳥之與屨下有禪複為異屨是總名故云鳥複履謂其複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鳥赤鳥者冕服之

爲白爲者皮弁之爲黑爲者玄端之爲其士皆著屨繶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玄端之屨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爲餘服則屨其王后褘衣玄爲褕狄青爲闕狄赤爲鞠衣黃屨展衣白屨禒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爲其餘皆屨其爲之飾用對方之色赤爲黑飾是也屨之飾用北方白屨黑飾是也

十四 釋衡紘綖皆冠冕飾

注衡維至上覆正義曰此四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紘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為之故追師掌馬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紘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

玄紘則紘必織線為之若今之絛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為紘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絛必雜色而魯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紘纓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

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纓鄭玄云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
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
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
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曾語稱公侯夫人
織紘綖知紘亦織而為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
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綖冠上覆者冕以木為幹以玄布
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
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注

言績麻二十升布以為冕即是綖也鄭玄玉藻注云綖
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通名故此注衡及綖皆
以冠言之其實悉冕飾也

十
五 此十二物皆有度

此上十二物者皆是明其制度哀伯思及則言無次第
也鄭玄覲禮注云上公衮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
是衮有度也冕則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驚以下是冕有
度也皺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皺有度也珽則玉

象不同長短亦異是斑有度也衮冕鷩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玄屢人注云王吉服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后祭服舄有三等玄舄為上褘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是舄有度也紘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紘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綖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明其尊言各有制度

十六 禮之言繅皆有玉共文

注藻率至下飾正義曰鄭玄覲禮注云繅所以藉玉以
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注云繅有五采文
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此言以韋為之指
木上之韋其實木為幹也禮之言繅皆有玉共文大行
人謂之繅藉曲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
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
注云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奠
之時須有繅以之藉玉故大小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

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
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
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
二采也凡言五采者皆為玄黄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
采朱緑就成也五就為五帀每一帀為一就禮之言藻
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繅或云繅藉
未有言繅藻者故服虔以藻為畫藻為刷巾杜以藻藻
為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藻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

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寧當舉拭物之巾與藻藉為類故知藻率正是藻之複名藻得其稱為藻藉何以不可名為藻率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箴功鄭玄云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繸積如今作幘頭為之也然則禪而不合縷繸其邊謂之為率此以韋衣木益亦繸積其邊故稱率也鄭司農典瑞注讀繅為藻率之藻似亦繸率共為藻也詩曰鞸琫容刀故知鞸韐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授頴前授

拊前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鞛二名明飾有上下
先鞞後鞛故知鞞為上飾鞛為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
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鞛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
不可以規杜過也

十七 釋鞶厲賈服杜與鄭異

注鞶紳至索帛正義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
即帶也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上帶為革帶
故云鞶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

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為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為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華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繙辟下垂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唯鄭玄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為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囊必裂繒緣之以為飾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

為帶名言其帶草帶絲耳韠非囊之號也禮記云婦事
舅姑施韠袠袠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裹書之物為袠言
其施帶施囊耳其韠亦非囊也若以韠為小囊則袠是
何器若袠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韠即紳
帶為得其實游是旒之垂者飾之別名九旗雖各有名
而旌旗為之總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案巾車王建大常
十有二游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
其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其斿各如其命數其鳥旗則

七斿熊旗則六斿龜旐則四斿故考工記云鳥旟七斿
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以象伐龜旐四斿以象營室是也
鄭司農巾車注云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削草為之鄭玄
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膺前也服虔云纓如索帚今乘
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馬膺有索帚是纓
之遺象故云如索帚也案巾車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鄭
玄注云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金路樊纓九就象路
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纓以條絲飾

之木路翦樊鵠纓鄭玄云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
為纓不言就數飾與草路同
十八 錫鈴無異說惟鸞和多說
注錫在至鳴聲正義曰鄭玄巾車注云錫馬面當盧刻
金為之所謂鏤錫也詩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令當
盧也然則錫在眉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輜車鸞鑣知
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
以處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旌旗有鈴曰旂李巡曰

以鈐置旂端是鈐在旂也錫在馬額鈐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玄經解注取韓詩為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若在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

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
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為之故動則皆有鳴聲也

十九 旂旗不畫星辰統大常而言

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鄭玄亦以為日月星也謂之辰
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帀
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為時節故三者皆為辰也
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旌旗象天之明也
九旗之物唯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

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而為言也

十二武王遷九鼎有營洛意

注九鼎至郟鄏正義曰據宣三年傳知九鼎是殷家所受夏九鼎也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十一萬

人挽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
也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者鼎者帝王所重
相傳以為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從九
鼎處於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為都又以尚書洛誥說周
公營洛邑則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營之地理志
云河南縣故郟鄏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致太平營
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即今河南城者晉時
猶以為河南縣成王定鼎宣三年傳文

楚僭號蔡鄭懼而會謀

地理志云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都於郢地理志依史記為說此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芈姓嶺頊之後其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

陵是也昭王徙都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為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炫云號為武武非謚也

二十二 公出必告廟反必告至

凡公行者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告至不

言告禰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命祝史告於廟諸侯相見必告於禰命祝史告於五廟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則親告祖禰祝史告餘廟朝鄰國則親告禰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於其反也言告於祖禰明出時亦告祖也

二十三 告廟必以幣朝會盟伐同

曾子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
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言
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
在廟中飲酒為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
書勞於廟禮也書勞策勳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勳策勳
當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
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
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

禮同傳所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勳者非唯討伐之勳雖常事有以安國寧民或亦書功於廟也公行告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

二十四 榮辱死從皆有告廟

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為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

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同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

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

二十五 舍爵即書勳勞于策

注爵飲至功也正義曰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飴也然則飲酒之器其名有五而總稱為爵案燕禮爵用

觚觶此飲至之爵不過用觚觶而已為人君者賞不踰
月欲民速覩為善之利故舍爵即書勞於策言速紀有
功也

二十六

師服假名以規諫而何休難左

太子與桓叔雖並因戰為名而所附意異仇取於戰相
仇怨成師取能成師衆緣名求義則太子多怨仇而成
師有徒衆穆侯本立此名未必先生此意但寵愛少子
於時已著師服知桓叔將盛故推出此理因解其名以

為諷諫欲使之強幹弱枝耳人臣規諫若無端緒馮何致言以申己志非謂人之立名必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後有興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為嘗言以難左氏非也

二十七 卿置側室選用宗之庶者

注側室至一官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故知側室是衆子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

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多矣獨言立此一官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事選用異姓皆得為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廕所及唯知宗事故特言之案世族譜趙穿是夙之庶孫於趙盾為從父昆弟而為盾側室然選其宗之庶者而為之未必立卿之親弟

二十八　大夫身是適子為小宗故次為貳宗

注適子至輔貳正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侯之庶

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其族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
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為父後者謂諸弟宗之五世則遷
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
之適則緦服之內共宗之其繼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內
共宗之繼祖繼禰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
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曾祖或繼祖禰皆至五
世則遷以緦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遞遷也禮記大
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

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
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言大宗小宗之別也
大夫身是適子為小宗故其次者為貳宗以相輔助為
副貳亦立之為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其
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為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
夫身為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為說故
言別子為祖主說諸侯庶子耳其實異姓受族亦為始
祖其繼者亦是大宗但記文不及之耳沈云適子為小

宗謂是大夫之身為小宗次者為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為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

二十九

晉去洛邑近八百里故云甸侯

注諸侯至服者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為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為中國夷鎮蕃三服為夷狄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如其數計甸服內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

而得在甸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是王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為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為八百里計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八百里也畿既不方服必差改故晉在甸服也

十三書宋災故尤之書亂宋亂非畿

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書

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
澶淵之會貶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其序君爵辭無貶
責非尤過之狀知為諱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
十七年晉會諸侯于扈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
而還其事與此正同而經書曰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
侯無功也此亦無功不言諸侯會于稷而歷序諸國者
扈之會晉為伯會諸侯以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
四年諸侯城緣陵齊桓為伯糾諸城而不終故貶稱諸侯此

則齊陳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貶文知不為公諱不貶諸
侯者以狄泉之諱唯沒公文其餘皆貶此若必諱唯須
沒公而已何須不貶諸國

三十一 言靖侯之孫欒賓傳之示貴寵

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注惠魯惠公
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
靖侯之孫欒賓傳之注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
公孫為傅相正義曰案晉世家靖侯生僖侯僖侯生獻

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桓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父故謂高祖為高祖父非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言其得貴寵公孫為傅相也此人之後遂為欒氏益其父字欒

春秋左傳要義卷六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孫玉庭

謄錄監生臣龔　遂